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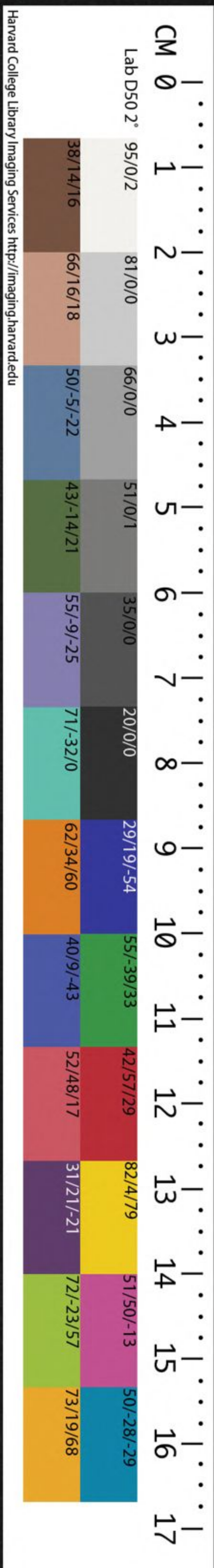
T2516/7928(79)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79

卷五

卷之五  
研粹



史緯卷一百六十六

隋書九

列傳

宇文述

宇文述，盛之子也。拜安州總管。晉王廣鎮揚州，甚善之。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王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有大功，主上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之謀，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之。晉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之酣飲因而共博每陽不勝輸所齎金寶約所得既多以謝述述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結歡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遂申王意約言於素素從之每與述謀事晉王竟立爲太子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封許國公述貴幸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將軍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與于仲文奉密旨令執文德旣而文德逃歸述與諸將渡水追之文德見述軍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驟勝遂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公若旋師當奉

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還衆半濟賊擊其後九軍皆潰述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除述名明年復官爵待之如初楊玄感叛帝令述發諸郡兵以討之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西遯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追躡至閿鄉及之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斬玄感傳首行在帝幸雁門爲突厥所圍及圍解次太原羣臣勸帝還京師帝未決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及至

洛陽述又勸帝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中使相望問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下一降臨帝遣司官魏氏謂之曰公疾篤朕恐相煩有言可陳也時述子化及得罪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願陛下哀憐之帝泫然曰吾不忘也卒贈司徒尚書令

郭衍存之以為檣杪

郭衍太原人尉遲迴之叛從韋季寬戰於相州以功授上柱國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為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

可恨

妃若患癩  
疥妻療之  
可也衍妻  
又何足輕  
重乎

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晉王廣出鎮揚州衍為蔣州刺史臨下踞傲事上姦諂晉王甚暱之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遣宇文述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陳梁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欲召衍陰共計議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癩王妃有術能療之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詐稱桂州俚反王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授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衍

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勞苦帝益稱其孝順從往江都病死

王韶

王韶字子相晉陽人仕周官車騎大將軍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畔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淡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封昌樂公高祖授禪轉靈州刺史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奉使檢行長城王遂穿池起三山韶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爲

元帥府司馬既尅金陵晉王班師委韶以後事及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年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進位柱國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謂韶曰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曰臣今年六十有六誠恐桑榆衰暮有虧聖政耳上勞而遣之歲餘卒高祖甚傷惜之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心耳又曰子相受吾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今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韶封事數十紙示羣臣曰子相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贈司徒尚書令魏國公子士隆嗣越王侗稱帝士隆率兵數千自江淮

至會王世充僭號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洛陽人仕周爲內史中大夫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與襯詣朝堂陳帝入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巖曰賊洪同日尚可俱死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若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宦搏其面廢於家高祖

說得妙

受禪拜兵部尚書封平昌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高祖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爲之寮佐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由是拜巖爲蜀王總管長史韶爲晉王行臺僕射謂之曰公宰相才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也秀性奢侈欲取獠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排閤切諫王謝而止巖法令明肅獄訟裁斷莫不悅服曰平昌公罪我吾何怨焉及卒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渾天儀指南車記里鼓被

服擬於天子，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不敢諫。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仕周爲掌朝下大夫。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高祖卽位，遷黃門侍郎。上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

左右。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臣言若是，陛下當聽之。豈得輕臣而不顧，因致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黨項羗，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羗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之。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敬憚之。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

以其不能調護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待其出數之曰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付執法者治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令行本乘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以本官領大典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法令清簡吏民懷之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使劉行本在勇當不至於此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人開皇初置御史官以毗鯁正拜治書侍

御史名為稱職轉大典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以失權貴心出為西寧州刺史西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邊無寧歲毗至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殺今將此來欲殺我耶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高祖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憑其指麾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稍虞必爲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  
玄基之於易世。卒歿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  
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  
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高祖大怒，  
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  
道。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  
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蹇蹇，高祖無以屈。乃釋  
之。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朝士無不懼伏。其辭氣不撓者，毗  
與柳彧、李綱而已。素自此恩寵漸衰。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  
攝御史大夫事。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免述罪。毗固爭忤旨。

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

### 柳彧

柳彧字幼文，解人也。仕周爲司武中士。武帝平齊，大賞從官。  
畱京者，不預彧言。從守事同功勞，須等昔蕭何畱守。當時獨  
先剖符，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於  
是畱守並加品級。高祖受禪，爲屯田侍郎。時制三品以上門  
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  
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  
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閣又施。頴歎服焉。遷治書侍御  
史。當朝正色，百寮憚之。上嘉其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

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其治百姓，須任才能。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謠言滿道。乃云老禾不早割，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農，織當問婢。言各有所能也。平子用兵，是其所長，治民是其所短。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從妹，或劾之曰：臣聞

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父子之倫攸篤，君臣之義以生。是以孝爲行本，禮實身基。自家刑國，率由斯道。愛敬之情，因心自致；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棄此直線，就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鋼終身，以懲風俗。二人遂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寮請奏，傷於煩碎。上疏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

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若其經國大事，願裁斷宸衷，自餘細務，責成有司，則聖體享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恩也。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勅治公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上奏請禁角抵之戲。

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娼優雜技，詭狀異形，穢嫚鄙褻，以爲歡樂，高棚跨路，廣幕凌雲，袷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資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無益於化，實損於民，二雅三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請頒天下，禁斷犯者，以違勅論，上可其奏，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郡肅然，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

拜儀同三司仁壽初復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求其書或送之秀答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漢王諒遣使召之或至方知諒反或詐中惡不食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燉煌素卒或自申理詔徵還京師卒於道

### 趙綽

趙綽河東人高祖受禪爲刑部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固宜多所寬

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執不可上欲待其出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乃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問綽有何言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乃釋之明日召綽慰勞賜物三百段時禁惡錢有二人在市

行使惡錢，武侯執以聞，上令斬之。綽曰：二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怒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今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威令欲相挫耶？綽且拜且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諫，上乃止。上以綽誠直，每引入閣中，上或與皇后同榻，卽呼綽侍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進位開府。時河東薛冑爲大理卿，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仁壽中卒，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

裴肅

裴肅，字神封，聞喜人。仕周爲御正下大夫。高祖爲丞相，肅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一朝遷革，天道何在？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於家。開皇中，授膳部侍郎，轉貝州長史。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穎俱廢黜，上書曰：竊見高穎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聞古先聖帝教而不誅，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令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甚不悅，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

肅之意欲令如吳泰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京師見於含章殿上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乃言勇不可復收之意因罷遣之煬帝嗣位久不調肅杜門不出執政以嶺表荒遐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鄆江之浦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以總管從晉王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監舉推轂治兵振

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於時同行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近者陪隨法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塞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乃謬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善交疾如疾首祥答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

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帳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不學軍旅，幸遇升平。徒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敢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如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

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啟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卽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公理輕而無謀，才不足稱，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可破也。令軍中修攻具，公理謀知之，屯兵於河陽，以備祥。祥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兩軍相對，公理

史綱 卷一百六十五  
世  
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遂東趣黎陽，綦良遁，祥追破之，殺萬餘人。位進上大將軍，賜縑絲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送祥於羅藝道卒。

###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大將軍，鎮恒山。時高祖爲定州總管，崇見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迴作亂，崇以宗族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從總管達奚長孺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時義

臣尚幼，養於宮中。上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尉遲崇與尉遲迴本同骨肉，迴作亂，鄴城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慮染惡徒，自執有司，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義臣可賜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仍襲崇官爵。煬帝卽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諒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兵少，戰敗，乃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伏澗谷間。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驅牛驢突出，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徵爲宗



正卿轉太僕卿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逢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入豆子航討格謙擒之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拜禮部尚書卒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宣帝時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

旦恒在不之信也後復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反奏事宜帝曰鐵杖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從楊素討高智慧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得還報後復往爲賊所擒賊帥李稜傳送智慧所遣兵仗三十人衛之行至慶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砍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素馳驛歸鐵杖步追之每夜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車騎將軍煬帝卽位轉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

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除右屯衛大將軍鐵杖自以荷恩淡  
重每懷竭命之志遼東之役請爲前鋒會疾謂醫者吳景賢  
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敷鼻治黃不  
差臥死兒女手中乎將渡遼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是死日  
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遼水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  
跳上岸斫賊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死之帝爲流涕購  
得其屍贈炎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賜贈巨萬賜輜輶車  
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使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  
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炎祿大夫金又贈右炎  
祿大夫子孟才嗣孟才果烈有父風拜虎賁郎將江都之難

慨然有復讐之志謂虎牙郎錢傑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  
節賊臣弑逆社稷淪亡何面目視息世間哉相與定謀糾合  
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化及臨發陳謙告之爲化及所害

### 沈炎

沈炎吳興人少驍捷禪定寺幡竿高十餘丈繩絕人不能上  
諸僧患之炎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諸僧驚喜炎以口  
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索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  
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時號肉飛仙煬帝伐遼徵天下  
驍勇之士同類數萬人皆出炎下及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  
竿長十五丈炎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十人賊競

擊之墜未及地適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異之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遷折衝郎將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江都之難潛結義勇將為帝復讐煬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化及令光總統營於禁內麥孟才陰圖化及謂光曰吾等荷蒙厚恩不能報國今俛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涕下沾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所領給使數百人皆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耳孟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襲化及陳謙告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與

沈炎皆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夜與腹心走出營外使司馬德戡領兵馬捕孟才炎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襲化及營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炎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遇害時年二十麾下數百人皆鬪而死

來護兒

來護兒江都人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為陶武子所害武子江都豪族也世母吳氏流涕為護兒言之護兒思復怨會武子有婚禮護兒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

敢動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開皇中，以上開府。從楊素討高智慧於浙江，賊據岸爲營，周三百里，舩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曰：「吳人利在舟楫，智慧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襲其壁，賊退無所歸，進不得戰，破之必矣。」護兒乃以輕舩數百，徑登江岸，直掩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懼而動，素一鼓破之。智慧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煬帝嗣位，徵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帝謂之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從幸江都，賜物二千段。

并牛酒，令上先人墓，宴父老，詔三品已上並集其宅。州里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總管，率樓舩指滄海，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婦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曰：「吾謂賊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追奔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會宇文述等敗，乃旋軍。明年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攻洛陽。護兒議旋軍討之，法尚等以無勅不敢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腹心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

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卽日迴軍，令子弘馳驛奏聞。帝見弘甚悅，授通議大夫，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勅公之日。君臣合意，遠同符契。臬此元惡，期在不遙。護兒與宇文述破竝，感於闕鄉，斬之，封榮國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奢畢等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執叛臣斛斯政，遣使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不日可尅。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以歸。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關外事，合專決千里之外。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

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擒高元，還而獲譴。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固勸還師。護兒方奉詔，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野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埽清羣醜。上稟聖算，指日尅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爲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護兒晨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

史記卷一百六十六  
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至此。死有餘責。乃害之。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整左光祿大夫。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亦爲化及所害。

###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尋陽人。陳宣帝時。授開遠將軍。齊師圍吳明徹於宿預。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蕭摩訶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

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除雄信將軍。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除太子左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何也。都官尚書孔範曰。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晉王廣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散兵士。然後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賜以不死。幸矣。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

如所量羅暎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於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上開府班在羅暎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媿乎羅暎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今日所言殊非誠臣之論擒虎有媿色突厥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暎曰賊陣未整請擊之遂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大破之進位大將軍漢王諒反副楊素討平之陳主卒羅暎請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塋還釋服而後入朝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州詔羅暎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送柩還京行數里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

郭雅稽顙祝曰公恨寇未平耶尋當除殄無爲悵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後其子仲隱夢見羅暎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弓箭刀劍無故自動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諡曰壯

權武

權武天水人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帝與齊師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高祖以武元舊人進位大

將軍檢校潭州總管武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答以寶物由是致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部內獄囚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不依律令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之當死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免死除名復拜大將軍卒

### 董純

董純隴西人高祖受禪拜驃騎將軍齊王暕得罪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純曰臣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奉詔之後每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

先帝之言於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閉營不與戰賊挑之不出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騏驎衆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以純爲彭城畱守東海賊彭孝才掠懷仁縣純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詣東都有司希旨致純死罪伏誅

###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高祖受禪爲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



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策苦勸，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卿死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廷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分其妓妾，嫁賣取財，實損風教。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豈容遽褫纓經，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家。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子孫，何堪忍此。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死其友，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

務。上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正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

途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野人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政治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逋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綺靡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當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

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故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况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

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未改。內外臣工，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請凡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謬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謬務存大體，不尚嚴猛，故潛多匡正，而無剛蹇之譽。拜通州刺史卒。

### 鮑宏

鮑宏，東海人。仕周爲麟趾殿學士。帝常問宏取齊之策，宏云：

我強彼弱，勢不相侔。齊王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天性仁惠，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帝從之。高祖受禪，轉卬州刺史。秩滿還京，尉遲崇不從，尉遲迴爲亂，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其子義臣爲金氏。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楊氏。卒年九十六。

### 裴政

裴政，字德表，邃之孫也。仕梁元帝，授給事黃門侍郎、師師副。

建寧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峽口。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於長沙，政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帝之孫，不可爲爾君乎？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鑠之。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勉之。吾以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江陵陷，與朝士俱送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囚徒犯極

刑者，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死無所恨。開皇元年，轉左庶子，通事舍人。趙元愷造職名帳，未成。太子再三催促，右庶子劉榮云：但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曰：劉榮云不須造帳。太子以詰榮，榮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有附榮者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問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不過纖介之慙，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

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緣女寵往來無節。爲奇服異器。進奉東宮。政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與曰。公所爲不合禮度。日元妃暴薨。道路籍籍。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出爲襄州刺史。妻子不之官。民有犯罪者。政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親案其罪。處死五人。徒者甚衆。合境惶懾。稱爲神明。令行禁止。殆無爭訟。卒年八十九。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及此。

柳莊

柳莊字思敬。解人也。爲梁鴻臚卿。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之曰。孤昔以開府從事江陵。浚荷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浚見松筠之節。君還幸申孤意於梁主。因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師。與尉遲迴等合勢。歸疑未能決。會莊至。具申高祖結託之意。歸以謀告之。莊曰。昔表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雄傑。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鬪之羣。功業不建。禍難旋及者。良由魏武司馬懿挾天子。係京都。杖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東庸

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復滅。隋公必移周祚。不若休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浚以爲然。未幾消難奔陳。迴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入朝。高祖浚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是往來梁國。廢除給事黃門侍郎。蘇威重莊器識。常言於帝云。江南人有學者。多不習世務。能兼之者。無過柳莊。尚書省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由是忤旨。出爲饒州刺史卒。

源師

源師字踐言。彪之子也。蜀王秀爲益州。管以師爲司馬。秀被徵。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秀作色曰。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曰。師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主上喜怒難測。今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乃復遷延不去。內外不識王心。倘生異議。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將何以自明。願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官屬皆連坐。師以此獲免。煬帝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治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

近侍重於  
衛帥故云

曰若陛下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近侍有犯者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 榮毗

榮毗無終人開皇中爲殿內監時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榮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因朝集素謂之曰素舉卿適以自罰毗曰毗奉法無私誠恐累公所舉故也素笑曰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晉王在揚州密覘京師消息遣人於路次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毗過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轉蒲州司馬漢王諒反刺史丘和遁歸關中長史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

之東門若失之爲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取桀黠者斬之自當立定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尋卒毗兄建緒仕周爲載師下大夫與太祖有舊及爲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有禪代之計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謝之歷始洪二州刺史有能名

### 陸知命

陸知命富春人開皇中拜儀同三司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昔軒轅馭曆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令待詔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時齊王暕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劾之暕得罪百寮震慄卒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存冲清河人開皇七年爲秦州總管參軍因朝集

此考績絕  
好封事

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瞽亂曾經馳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多少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允至治亦足標獎賢能頴深嗟賞之因歷



衡弒君之  
賊以此勸  
之不亦疎  
乎

問隴右官評彥謙對之如響。頰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與秦州考使語遷長葛令治天下為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曰：房明府去，吾屬何用生為？平陳之後，咸云天。下將太平，彥謙私謂其友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太子卑弱，諸王擅權，方憂危亂，未云太平也。煬帝營東都，窮極奢麗，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黃門侍郎張衡不能匡救，彥謙與衡舍遺之以書曰：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楊諒若以詔命不通，宗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副聖主友于之意。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其闕乃有情非。

同惡逼脅，凶威籍沒，流移恐成冤濫。昔叔向寘鬻獄之死，寧不愛弟，釋之斷犯蹕之刑，非苟違君以執法無私，不敢輕重故也。自古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叔世驕荒，曾無戒懼，騁嗜奔慾，不可具陳。曩者齊陳二國，罔念憂虞，不恤刑政法網，嚴密舊役繁興，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有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賢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徇祿，擯壓忠良，薦舉諂佞，夫賢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立身正已，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監淫僻，神器歸隋，向使二國敬祇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

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泰山之固胡可  
動也而寢卧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  
撫心何嗟及矣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足下宿當重寄  
早預心膂旣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節作將來之憲  
範豈容曲順人主虧損政刑忝蒙眷遇輒寫微誠衡得書嘆  
息而不敢奏聞彥謙見王綱不振遂去官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以彥謙公  
方宿著授司隸刺史彥謙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  
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會無怨言隋政日亂朝廷莫不變節  
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爲執政所嫉出爲涇陽令卒子玄

又癡了

齡

虞世基

虞世基荔之子也博學有文才兼善草隸仕陳歷尚書左丞  
陳滅歸國爲通直郎貧無家業每傭書養親拜內史舍人煬  
帝卽位遷內史侍郎世基奏龍袞之制曰後周故事昇日月  
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  
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有乖典故周氏執  
謙不敢負日月所以綴此三象施於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  
九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爲帝位月立正后負此三物合德

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案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今具依此於左。右膊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爲星辰，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太傅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準孔安國衣質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並織成爲五物。裳質以纁，加藻、粉、米、黼、黻，衣裳通數，此爲九章，兼上三辰而備於十二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旣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典制。墨勅曰：可。世基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表奏填委，帝不庭決，入閣之後，乃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各方爲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死。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朝野離心。帝幸江都，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以世基書生，恒怯不從。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又見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之，有告敗者，抑損表狀，不以實聞。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

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知賊頓如此義臣所降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散其兵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據洛口倉圍逼京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欵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庭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自此人皆杜口世基鬻官賣獄賄賂公行金寶盈積其弟世南清貧不立未嘗有所瞻朝野疾然

宇文化及弑逆世基見殺子熙爲符璽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之欲與熙南奔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君之懷自此決矣及難作與二弟柔晦競請先死於是先世基殺之

### 裴蘊

裴蘊聞喜人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於周賜爵江夏公蘊在陳爲直閣將軍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閱江南之士至蘊以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頴不悟上旨諫曰裴蘊無功於國超授儀同臣未見其可上又加上儀同頴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

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  
煬帝立爲太常少卿、蘊知帝好聲妓、奏括周齊梁陳樂家子、  
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娼優百戲、  
者皆直太常、異伎淫聲、咸萃樂府、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  
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時承平之後、禁網疎、  
濶、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  
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  
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時大、  
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  
一千五百、帝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戶口從實、

全由裴蘊一人用心、擢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  
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附重典、曲成其罪、所欲宥、  
者、則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  
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  
口、剖析明敏、人不能詰、楊玄感反、帝遣蘊推其黨、與曰玄感、  
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耳、不、  
盡加誅、則後無以懲、蘊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  
家、帝大稱善、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  
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  
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屬隱昧、源其情意、淡爲悖、

逆帝曰然我童穉時此人輕我共高頰賀若弼等擅作威權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實得本心於是誅道衡帝以征遼事問蘇威時天下賊起帝尚不知威不願帝復行乃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中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未能克鼠輩安能濟乎威出蘊曰威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怒曰老革多奸將賊協我蘊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遂常以死帝曰未忍便殺令父

子孫三世並除名蘊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輒中傷之時軍國多務凡興師動衆京都畱守及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來護見節度收化及等又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西苑取梁公蕭鉅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其不實抑之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悞大事遂見害子尚輦直長愔同日死史臣曰虞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

天也

世基必世

不載

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鬻官賣爵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乃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

裴矩

裴矩字弘大佗之孫也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有智數世父讓之謂之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乃畱情世事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及受禪遷給事郎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作亂道不通上難其行矩請速進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進擊破之斬師舉進軍廣州

序亦通但達君耳

仲宣懼而潰散矩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其渠帥為刺史守令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侍臣曰韋沈將二萬兵不能度嶺裴矩以三千倣卒徑至南海可謂能矣拜開府封聞喜公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宇文氏之女也數為邊患後公主與從胡私通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公主見殺轉吏部侍郎西域諸蕃多至張掖交市煬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訪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

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管名兼復部氏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蔥嶺以東考於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出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舊傳訪採胡人或

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乃垂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於四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罽汗蘇對沙那國康



史紀 卷一百六十一  
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  
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  
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  
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  
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  
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羗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  
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  
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  
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

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引矩至御坐問西方之事  
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以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  
西域遷黃門侍郎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  
三年帝有事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說  
高昌伊吾等陷以厚利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等  
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  
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示中國富強後遂破吐谷  
渾拓地數千里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  
懷之略進銀青光祿大夫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  
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

翠者以十數萬勅百官及民士女坐柵閣縱觀被服鮮麗終  
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  
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醉飽蠻夷嗟嘆謂中國爲神  
仙帝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建白朕志未發  
矩輒奏聞自非悉心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  
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  
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  
復請反間射置以致處羅處羅爲射置所迫竟隨使者入朝  
帝大悅賜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  
遣使在突厥啓民引之見帝矩因奏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

漢大罪

箕子漢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  
矣當陛下時安可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  
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臣服脅令人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  
矩曰請面詔其使還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誅  
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從明  
年復從至遼東進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宇文  
述虞世基等用事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節無賊穢聲爲世所  
稱帝至懷遠鎮詔矩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  
當分其勢請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  
敢受始畢聞之始怨矩又言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羣胡桀

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多出珍物在馬邑，欲大交市。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而進。冀先互市，矩誘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始畢由是不朝。後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起，郡縣上表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及唐公入關，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惟願乘輿早還，方可平定。」俄而驍

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人多過所望。雖至厮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留已經二年，諸驍果皆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此善策也。」因令矩檢校其事。矩盡召江都女子寡婦，皆集宮監，召將帥及兵，悉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大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逆黨劫之，衆皆曰：「不關裴黃門事，既而化及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及僭帝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

甚厚復以為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禮文矩為制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度河矩與曹旦於洛州畱守建德敗羣帥未知所屬長史李公淹唐使魏徵等說旦令歸順旦令矩與徵公淹領八璽舉山東之地歸於唐授民部尚書安邑公時突厥數寇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北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為用柰何矩曰北虜方熾歲苦邊可權宜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之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太宗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饋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

應作太宗

應作高祖

而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為羣臣言之曰裴矩遂能廷爭若此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卒謚曰敬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劫之以利兵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殫相望或戶口滅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

於清海一人失道億兆罹毒若深思卽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不與遼東之役豈及江都之禍乎

史緯卷一百六十七

隋書十

列傳

宇文愷

宇文愷貴之子也高祖卽位授營宗廟副監及遷都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脩復之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拜仁壽監檢校將作大匠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煬帝大業元年更制車輦古者皇太子金輅宋齊以來並乘象輅愷奏宋

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於東儲在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也皇太子宜乘象輅碧旂九華進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沿古於禮爲中案宋新置五輅無副車金玉同體欲示等威故太子不得乘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惟應五方色爲殊耳若用此輅給於太子革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乎旣制副車駕用四馬至於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以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於

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并嫡皇孫及親王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於古典臣謂非嫌制曰可於是太子金輅赤質制同副車具體而小亦駕四馬馭士二十人皇嫡孫親王金輅綠質降太子一等駕用四馬馭士一十八人及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時議立明堂愷以木爲式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并圖表上之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

不舉行

何稠

何稠，郫縣人，爲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洞主莫崇降。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引崇共坐，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悉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請身入朝。時

猛力有疾，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不懌其年。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其子必來。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汝葬我訖，卽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授開府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旣葬皇后，今我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煬帝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拜太府少卿。稠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

既知無益  
可忘懷

史綱 卷之一百六十七  
后鹵薄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服以入朝宜變其制今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無佩王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逼乃廣爲盤輿別構闌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復令稠造戎車萬乘勾陳八百連帝善之命守

大府卿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而別一觀觀下三門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是神功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建德敗歸於唐授將作大匠卒

### 忠節

皇甫誕安定人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高祖以誕方正拜司馬總府事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



諫不從  
方可爲此

誕數諫止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  
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如更遷  
延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  
諒屯清源以拒之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  
襲擊破之並遇害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諒阻  
兵時記室尹式亦自殺式河間人  
游元字楚客廣平人爲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  
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幸其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  
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拒之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  
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劾奏其狀帝

嘉元公正賜衣一襲九年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謂元曰  
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今身限絕域軍糧斷絕此  
天亡之時也我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  
荷國寵靈功參佐命公弟兄青紫交映當場誠盡節上荅鴻  
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  
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脅以兵不屈乃害之贈銀青光祿大  
夫拜其子仁宗爲弋陽通守

馮慈明字無佚子琮子也攝江都郡丞李密逼東都詔慈明  
安集灑洛追兵擊密至鄴陵爲密所執密延慈明於坐謂之  
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計日將

下今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吾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雖不悅，而厚加禮貌。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曰：爾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欲殺便殺。我豈從汝求活耶？乃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怒，亂刀斬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二子惇、怿為承務郎。唐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謚壯武。

張須陁，閬鄉人，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

授儀同。從楊素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興師伐遼，百姓失業，又屬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曰：須待詔敕。須陁曰：今帝在遠，如待報至，百姓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不之責也。賊帥王薄聚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須陁將兵拒之，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於岱山之下，選精銳擊之，薄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將北渡河，須陁追至臨邑，復破之。薄兵連豆子航，賊孫宣雅、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賊裴長才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不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圍之。

身中數槍、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賊帥秦君弘、郭方預圍北海、須陁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進、破之必矣、簡精兵倍道而前、賊果無備、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降、其黨解象王良等衆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賊盧明月衆十餘萬、次祝河、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進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之、轉滎陽通守、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須陁拒之、讓退

須陁亦未  
大敵故

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密與讓圍之、須陁潰圍出、見左右在圍中、復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潰散、須陁力戰而死、時年五十二、須陁善戰、惜知不足耳

楊善會、華陰人、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善會破走之、金稱復與勃海賊孫宣雅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濟河郡丞、金稱掠冠氏、善會率步騎襲其營、金稱釋冠氏來援、善會選精銳赴擊破之、賊退走、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惟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太僕楊義臣討金稱、用善會之策、遂破其營、金稱走、善會追

史綱 卷之一百六十七  
斬之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  
都士達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帥王安  
與建德相應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攻清河善會  
逆拒之爲建德所敗嬰城自守賊圍之四旬城陷建德以爲  
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賊奴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  
禽汝等鼠輩乃欲相吏耶於是遇害

劉子翊彭城人開皇初爲侍御史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  
九歲出繼其父更娶後妻至是而亡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  
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  
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

母葬服雖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  
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如繼母在父之室則制  
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  
之解官焉可獨異今言令許不解何其謬也且後人者爲其  
父母葬親繼未有變也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  
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  
不爲白也母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  
之以名義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

繼母之來在子出繼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  
出後之人所後者已亡後之者始至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  
服重乎記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夫稱情者稱如  
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  
禮篤敬苟以撫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慈  
母如母何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  
骨肉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  
三年之下而居齊墓之上禮有倫列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  
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  
禮服之制無二律文以輕如重雖若不同如重之辭卽同重

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又準枉法者但準其罪以枉法  
論者卽同真法律以蔽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之名以者卽  
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  
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事奏從之大業末爲丹陽留  
守爲賊所虜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出降子翊反其言於  
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湯陰人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兵於河  
東領河東通守唐遣將呂紹宗攻之不克及通軍敗歸唐至  
城下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  
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公當爪牙之寄主上委公以關中

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不思報效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  
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吾豈畔者由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  
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  
鵝置表於頸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人得之送於東都越  
王侗見而歎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遣人勞之監  
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  
下爲陳利害唐又賜之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  
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何苦自取禍君素曰天  
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  
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於大義不得不死今

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  
吾當斷頭以付諸君時百姓苦隋日久及義師起人有息肩  
之望君素善於統御下不能叛歲餘城中頗知江都傾覆又  
糧盡男女相食遂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河東人爲侍御史居父憂有白虎馴擾其廬時人以  
爲孝感起授雁門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輒絕  
倒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  
率兵討之爲所敗武周轉攻傍郡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  
確等謀應武周孝意族其家郡中戰栗俄而武周來攻孤城  
無援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

以不應起

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開皇中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百姓驚潰。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起雲，驟雨火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遷都水監卒。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箕山營，鷹擊郎將，與洛口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攻之，密衆數十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執志必死。圍經三年，樵蘇已盡，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

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羣賊擒之，曳季珣拜密。季珣曰：「吾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竟爲翟讓所殺。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唐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唐。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美之。」

松贊，北海人，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賊楊厚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降。贊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松贊也。』輕騎覘賊，邂逅被執。今官軍大至，賊旦暮破矣。賊以刀築其口，毆擊交下，贊大罵曰：『老賊，何敢辱賢良，禍自及也。』賊斷其脰，城中望之。

北史作杜松贊

莫不流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贈本郡通守

孝義

夫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自天子達於庶人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重之田翼郎方貴等乏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篤於天性竭股股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邾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孝義傳

田德懋高平人父仁恭封觀國公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賜爵平原公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

文帝此等處殊可風

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賜縑二百匹米百石表其門閭大業中為尚書駕部郎卒

薛濬字道蹟夏陽人開皇初為考功侍郎事母至孝帝聞之賜其母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暨丁母艱詔鴻臚護喪事歸葬時隆冬極寒濬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趾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

文帝既欲孝治如濬



者自不應起之

觀濬此書孝友而文學者也

見其毀瘠爲之改容謂羣臣曰吾見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爲晉王揚州參軍濬遺書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受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祿喜逮親庶係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瘡巨費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

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相待已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勉之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貞和茂著勤審克彰及邁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於朕懷真醑有加抑惟朝典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清儉死之日家無餘財子乾福武安司倉

王頌字景彥僧辯子也僧辯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入關聞其父爲陳武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至服闋尚布衣蔬食藉橐而臥開皇初封蛇丘公獻取陳之

策及大舉伐陳，頌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夢有人授藥，比寤而創不痛，時以爲孝感。及陳滅，頌見父時士卒對之涕泣，或曰：「郎君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以申孝心。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謂衆人曰：「彼爲帝王墳塋，高大一宵發掘，不及其尸，若至明朝，事必彰露，柰何時有千餘人請各具鍤鍤，一夕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焚其骨，取灰投水而飲之，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

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憑藉威靈，得雪讎怨，本爲家難，豈敢貪功？終不受。」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有惠政，遷齊州

卒。

景彥又一伍胥也。

郭儁，文水人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共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孝義之感，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勞問之。弼用翼不知何許人，性至孝，母臥疾歲餘，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及母終，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葬之。紐，回安邑人，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恆青。有鳥棲其上，回舉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甘棠令。開皇初卒。子

士雄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甚鬱茂及士  
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枯樹復榮高祖下詔褒揚號其里為  
累德里

方貴必爭  
渡相毆故  
以為首

郎方貴淮南人與從弟雙貴同居方貴嘗出行遇淮水汎長  
於津所寄渡舟人搥折其臂雙貴恚恨毆擊船人致死縣官  
案問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不  
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  
狀聞上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原罪已足表  
門賜物過矣  
李德饒柏人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性至孝親歿五日不  
食哀慟嘔血及送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

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甘露降於樹鳴鳩巢其廬納  
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改所居村名曰孝敬村里為  
和順里後除金河令未之官屬羣盜蠡起賊帥格謙等十餘  
頭聚眾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不敢降以德饒信行奏  
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寇  
氏會他賊攻縣城見害

### 循吏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人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  
云餌紫石英可愈求之不得彥光憂瘁忽於園中見一物彥  
光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高

祖受禪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幸岐州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恥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轉相州刺史岐俗質直彥光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治如岐州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百姓作歌謂其不能理政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餉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采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復以爲相州刺

史豪猾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自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移實州郭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出秩俸招致儒生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其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餘坐廊下其不率教立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於郊外祖道并以貝物資之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滄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爲人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對母悲泣之像通感悟悲媿無以自容彥光訓

諭而遣之遂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州無諍訟卒官  
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弘雅有父風拜鄱陽  
太守治爲天下最小子文讓爲鷹揚郎將擊楊玄感於東都  
力戰死贈通議大夫

房恭懿洛陽人尉遲迴之亂恭懿預焉迴敗廢於家開皇初  
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天下之最上嘉之賜物  
四百段恭懿以所賜分給窮乏雍州諸縣令每月朔朝謁上  
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  
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盧愷奏恭懿  
政爲天下之最上復賜物百段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

存體國愛養百姓乃上天之所祐助豈朕寡薄所能致當卽  
拜爲刺史卿等宜師敦之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  
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委以方岳聲實俱美  
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  
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配防嶺南  
徵還道病卒論者惜之

何妥不成人文帝亦無人君之度

公孫景茂阜城人少好學博涉經史時人稱爲書庫爲息州  
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  
茂減俸祿爲餽粥湯藥以振濟之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  
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命

升殿賜坐問其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詔曰景茂脩身潔己者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以疾歸吏人號泣於道及病愈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常單騎巡人家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邨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舉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稱為良牧卒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

善

葬皆望墳哭祭而去

辛公義狄道人開皇中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孝義道絕公義欲變其俗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輿置聽事署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設榻坐其間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視飲食於是悉差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者復差汝等勿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自此始相慈愛土風遂革呼為慈母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慮囚露坐牢側十餘日間決斷皆盡聽受

坐臥病間  
露坐牢側

真慈母也

囚禁未款  
服不還問

若囚以待  
讞者將如

荷

史紀 卷之一百六十七  
訴訟不立文案事若不盡應囚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  
問或曰此自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  
令百姓係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咸自款服  
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  
多媿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  
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蔚就祠聞空  
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  
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以屬公義公義曰奉詔不敢有私及  
至州無所縱舍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言  
公義之短免官吏人守闕訴冤帝悟除司隸大夫

王伽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  
餘人詣京師並枷鎖傳送行次滎陽伽哀其辛苦謂之曰卿  
輩實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  
豈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  
苦吾欲與汝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  
不敢違伽乃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  
前却吾當爲汝受死流人咸依期而至一無後者上聞驚異  
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妻子俱入賜宴於殿  
庭而赦之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  
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者海內亂

此事已在  
唐太宗縱  
囚之先矣

東魏書卷之六十一  
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  
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王道以德化人  
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是率土之人不  
為難教良由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  
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擢伽為雍令  
有能名

魏德深鉅鹿人授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  
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時王綱弛紊吏多賊賄所在徵  
斂下不堪命惟貴鄉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稱  
為大治貴鄉屬武陽武陽盜賊羣起諸城淪陷惟貴鄉獨全

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輒敗器械俱盡徵發屬縣  
動以軍法從事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問其所欲任隨便脩營官府寥然恆若  
無事每告長吏所脩不必勝餘縣使百姓勞苦而人各盡其  
心常為諸縣之最轉館陶長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  
館陶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  
長皆受其害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未嘗出門逃竄之徒歸來  
如市貴鄉父老詣闕請留有詔許之館陶眾庶合境悲哭因  
而移居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寶藏令德  
深率兵千人赴東都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多武陽



此最難事  
不一二見  
也

不近人情

不必

口銜醜態  
本以求異

人以本土從賊。每出都門，東向慟哭。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欲歸，誰能相禁？眾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耳。其得人心如此。與賊戰沒。

酷吏

庫狄士文，干之孫也。高祖受禪，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民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重負，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

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賜。士文發隨，隱尺布升粟之賦，無所寬貸。得千餘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士文令人捕捉，搥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時貝州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免官。未幾，以為雁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法深，不能窺候權要，必死此官矣。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妾。覽妻鄭氏妒，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

從妹嫁人與士文何預且不與相見矣乃以此被劾士文好人罪故亦以非罪死三世本郡太守亦好

俱不近人情酷暴之人子及婿且然矧其他乎

恥之不與相見、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士文君明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贍之者、酷而不貪、士文是也、今如此人亦少矣田式、馮翊人、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郡太守、式仕周、復拜本郡太守、親故屏迹、請託不行、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專務立威、女壻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笞之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蟲、式以為慢己、棒殺之、寮吏姦賊、部內劫盜、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其刻暴如此、坐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惟侍僮二人、給使左右、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乃遣侍僮詣市買藥、妻子奪而棄之、式恚臥、子信為儀、同前跪流涕曰、大人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黜者多矣、旋復升用、何乃至於此、式歘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上以式為罪己之深、拜廣州總管卒、

無罪楚撻

燕榮、弘農人、高祖受禪、拜青州總管、榮選勇力者為伍伯、吏人見之者、必詰問楚撻之、創皆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亦奇伐陳之役、以為總管、建業既破、吳人立蕭瓛於晉陵、瓛為宇文述所敗、

奇

退係包山、榮帥精甲五千躡之、獄敗走、為榮所執、遷幽州總管、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見道次叢荆、堪為笞、種命取之、輒以試人、人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捶如舊、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縱日甚、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敕榮曰、弘嗣杖十以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不滿十一日之中、或至三數、下獄禁絕其糧、弘嗣飢

禽獸

奇

燕榮早杖殺之可也

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鞫問、奏榮虐毒非理、賊穢狼藉、徵還京師、賜死、初榮家寢室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榮既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以醋灌鼻、或椽杙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煬帝欲伐遼、遣弘嗣往東萊監造舟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楊玄感作亂、弘嗣屯兵安定、或告謀、應玄感、徙日南道死、弘嗣洛陽人

燕榮傳余每欲刪之有三事最奇故存以為檮杌又曰每見奇貪異酷之人舍死為之真不可解

崔弘度博陵人膂力絕人周大冢守宇文護太子訓為蒲州

此蘇軾所  
云必能殺  
人也

史紀 卷之一百六十七  
刺史令弘度從之，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  
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擲下至地，毫無損傷。尉遲迴  
作亂，以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妹適迴子為妻，及破鄴城，  
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  
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勢如此，更  
何所待？迴擲弓於地，大罵高祖，因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  
汝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時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  
致縱惡言，由是降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拜華州刺史，納  
其妹為秦孝王妃。復以弘昇女為河南王妃，遷襄州總管。弘  
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讐氣所在之處，令行禁止。

哥

盜賊屏迹，每誡其左右，無得欺誑。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  
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  
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各杖八十。官屬之見者，莫不  
流汗。時屈突蓋為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食三斗醋，  
不見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弘度理家如官，子弟  
斑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秦王妃以罪誅，河南  
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  
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  
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  
其事竟寢。弘度憂憤卒。

弘度人亦  
不喜見之

王文同京兆人，為恆山郡丞，有豪猾，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皆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命左右為大楸，埋之於庭，四角皆埋小楸，令踣心於大楸上，縛四支於小楸，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東諸郡，文同至河間，諸郡官人小有遲違，皆箠殺之。見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為佛會者，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悉裸僧尼，驗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將殺之。諸郡驚駭，奏其事。帝遣使者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齷其肉噉之，斯須咸盡。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儒林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紜，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奧。攷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頒賜諸生，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魏晉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已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弟子

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風教墜壞，以致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皆湮沒於煨塵，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將落。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歿道存遺

風可想者，采其餘論，綴之於篇。

元善，雒陽人。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日人倫儀表也。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引舊典應拜。雅遂成拜，遷國子祭酒。上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善敷陳義理，兼以諷諫，上大悅。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風流醞藉，俯仰可親，音韻清朗，爲後進所歸。安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僞許之。及就講肆，妥引古人滯義以難之。善多不能對，由是有隙。善以高頴有宰相器，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可付社稷者，獨有高頴。上然之。及頴得罪，上以善爲頴游說。

妥原非正人

深責之善憂懼卒

辛彥之狄道人拜隨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彥之惟貢祭物高祖善之謂朝臣曰人臣安可無學此彥之稽古之力也彥之儒者兼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言遊天上見所構一堂制極崇麗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

既信佛道  
如故不悅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與劉炫結友武強劉智海家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經十載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直門下省與左僕射楊素吏

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疇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論義深挫諸儒遂爲飛章所誘除名爲民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論者以爲數千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焯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詔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煬帝卽位除太學博士卒劉炫爲之請諡不許所著五經述義稽極

曆書行於世

劉炫字光伯，景城人。少以聰敏見稱，與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視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敕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置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凡十三家，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經赦免死，除名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勇廢敕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怒，枷送益州，配爲帳內，使執杖爲門衛。旣而釋之，炫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禮諸侯絕傍，基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宜降傍親一等。議者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



身紀 卷之一百六十七  
雖疎遠猶服齊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或多近親若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事遂寢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言學校不宜廢高祖不納開皇末國家殷盛議征高麗炫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諷當時不以爲然及大業中三征不克炫言乃驗煬帝卽位牛弘引炫脩律令弘嘗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

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綱紀郡惟守丞縣惟令而已州郡具寮皆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時羣盜蠡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

若真能不  
厭不倦亦  
可不怨不  
尤矣

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長卿揚子雲馬季長  
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  
昆徒以日迨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  
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迨及餘喘薄言曾  
臆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  
孩爲慈親所恕捶朴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夏楚弗之及  
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  
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  
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  
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猥廁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

造書是  
事

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  
間沈浮世俗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  
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  
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驟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  
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  
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  
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風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  
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  
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  
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

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疑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燥競好自矜伐輕侮當時由是官途不遂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祖考不足稱而顯聞四方聲流後庸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稽古之力也元善從容雅望風韻閒遠清談高論籍甚當

真定房暉  
遠字崇儒  
武安馬光  
字榮伯

葵無足取  
駁刪之附  
元牛弘等  
何安字極  
鳳耶縣人

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雋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為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學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蹟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纒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富貴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史緯卷一百六十七

